

对话与探讨

——关于微小说



重庆出版社

·
对话与

李永康◎著

探讨

——
关于微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话与探讨 / 李永康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29-11433-6

I. ①对… II. ①李… III. ①小小说—小说研究—中
国—当代 IV. ① I20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3408 号

对话与探讨

DUIHUA YU TANTAO

李永康 著

责任编辑: 傅 栩 王 梅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肖 琴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至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61520619 1333030333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50 千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1433-6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138839321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李永康

微小说的名称很多，比较流行的有小小小说、微型小说、掌小说、一分钟小说、微篇小说等。这些名称细数来源几乎都是由字数而定。最早有人提出 1000 字以内，慢慢就约定俗成成为 1500 字左右，还有特指 140 字内适合手机传播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从第五届开始在短篇小说奖中把小小小说、微型小说纳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从不定期转载、开办“掌小说”栏目，到去年设立“微小说”专栏至今，每期选载 10 篇作品，微小说的提法逐渐深入人心。我个人一直是把 3000 字以内的小说视为微小说。

不得不承认，字数的有限决定文体承载内涵的容量和表现手法的局限。如果用比喻来说明微小说与短、中、长篇小说的区别，我以为，微小说就是流水潺潺的小溪，短篇小说是浪花奔腾的河流，中篇小说是激流汹涌的江水，长篇小说是波澜壮阔的大海。我非常喜欢冯骥才先生对微小说的一个论述，说“它是独立有尊严的存在”。微小说不是短小没有分量，它是

河流江海的源头。

正因如此，在这本书中，我保留了各位作家在表述时的提法，没有整齐划一地将名称统一为“微小说”。

是为序。

2016.03.18

CONTENTS

目录

第一篇：对话

我的写作是成为真正的作家	/ 4
飞翔的小小说	/ 15
小小说的可能性	/ 26
写作是凄苦人生的点缀	/ 33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 43
好一只金麻雀	/ 50
小小说是智慧的闪光	/ 57
小小说是我的最爱	/ 69
真正的好作品要让时间来检验	/ 77
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	/ 87
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	/ 96
饮茶磨底河 闲谈小小说	/ 106
惊喜与收获	/ 112

第二篇：探讨

惠州小小说现象及其小小说文体的独特性	/ 118
平民艺术的现实意义	/ 122
什么是优秀的小小说	/ 124
小小说创作杂谈	/ 125
小小说创作札记	/ 127
小小说的创作呼唤大手笔	/ 130
我写小小说	/ 133
我心目中的小小说大家	/ 135
瑕能掩瑜	/ 137
小小说，还在路上	/ 139
为小小说时代的开创者画像	/ 143
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	/ 146
世情人心的真切状写	/ 148
在生命灵性中构建人生的意义	/ 150
《月季花开》：一部回望成长的心灵史	/ 153
一种精神的表达	/ 156
张炜其人及小说	/ 159
坚定的文学守望者	/ 163
诗性特质	/ 166
创作与阅读	/ 168
也谈读书	/ 170

我写《酒干倘卖无》	/ 175
《花开的声音》后记	/ 177
文友素描	/ 179
四川微型小说创作队伍	/ 182
一面之缘	/ 184
给汤其光先生的公开信	/ 186
首届全国小小说高级研修班学员评语	/ 188
第二届全国小小说高级研修班学员作品评语	/ 194

第三篇：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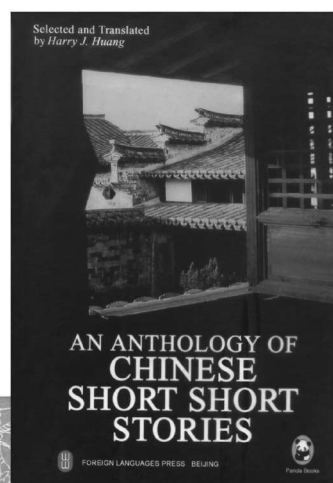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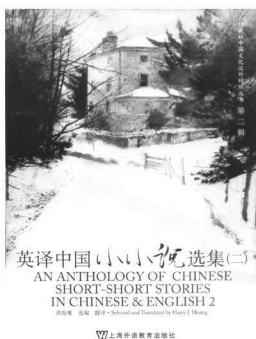
“小小说不是文学？”专题讨论	/ 202
小小说不是文学？	/ 204
小小说何以被漠视？	/ 207
过分强调悬念	/ 209
小小说创作者存在的通病	/ 212
走自己的路	/ 214

第四篇：感悟

马识途与温江	/ 223
高缨与温江	/ 227
阿来和我与温江小南街	/ 232

—
第一篇
对话
—





我的写作是成为真正的作家

——与侯德云对话

侯德云，1966年4月生于辽东半岛。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小小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文学作品发表。有200余篇小小小说作品先后被《小小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并被收入《中国当代小小小说精品库》、《年度最佳小小小说》、《小小小说300篇》等数十种文集。先后获得首届中国小小小说金麻雀奖、《小小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作品奖、《微型小说选刊》最佳微型小说奖等多种奖项。当选“中国当代小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小说星座”、2004年度中国小小小说十大新闻人物、小小小说作家网·最受读者喜爱的小小说作家。先后出版小小小说集《谁能让我忘记》、《手很白》、《简单的快乐》、《红头老大》，散文随笔集《自己的事情》、《小小小说的眼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文联委员、瓦房店市文联主席。

寇云峰先生在《批判意识与诗化品格》的评论中称：青年作家侯德云为读者奉献的小小说《苦秋》、《大山意境》、《踏雪》是可以作为名篇进入当代小小小说的艺术长廊的。冯辉先生更是以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在《艺术的小说》一文中肯定：侯德云的创作与当代文学的状态是相融的、接轨的、同步的，是艺术的创作。他的小小说属于艺术的小小说。（这个评价之高，很多作家终身为之朝思暮想而不得。尼采甚至说：“艺术，唯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

因为真理而死亡。”）侯德云却异常地清醒：站在一定的海拔高度上说，自己至今仍然不是一个作家，而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决不认为这是侯德云的自谦之词。他知道目前小小说创作还仅仅停留在写意义的层次上，还是形而下的东西，远没有上升到形而上的写感觉——人类的基本感觉。太追求意义，太在意意义，最终的结果是：此中无真意，欲辩已枉然。）面对这样的率真，我们（包括我在内）很多所谓的小小说作家应该感到汗颜。艺术创作不是以某几个人叫好，或者成千上万涉世不深，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捧场就算成功的。没有创新，没有发现，著作等身，发表一万篇，评一千个以崇尚意义为主的刊物奖（刊物这样评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刊物的生存和阅读对象决定了他必须这样做。这决不是刊物奖的评委不懂何为艺术，而是游戏规则让他们退而求其次，是可以理解的。但小小说作家以得奖而失去自知之明，就显得可笑。）也仅是聊以自慰而已。这样的东西对自己或许有用，对他人终归是一腔废话。

侯德云是值得结识的一位好小小说作家。

李永康（以下简称李）：侯德云先生，你是哪一年开始写小小说的？你还记得发表第一篇小小说的一些情况吗？翻开你打算“永远放在抽屉里的作品”虽然不礼貌，可那也是自己生的孩子啊。谁都有不成熟到成熟这么个过程。关键在于你敢不敢自信地说：我终于超越了自己。事实上，好些作家写了一辈子，处女作亦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

侯德云（以下简称侯）：1995年，是我文学生活中值得长久珍藏的一个年份。那一年的春天，类似于一枚刚刚萌芽的种子，我不经意地开始了小小说的创作。我很难说清楚，我的第一篇作品究竟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一气呵成的5篇作品，在不同的报刊发表后，其中的4篇又先后被各种选刊转载。我比较满意的一篇是《一块木板的存在方式》。它很幸运地敲开了《小小说选刊》的大门，而且得到了杨晓敏先生的青睐。不幸的是，它后来又被辽宁电视台拍成了电视

短剧。一些风度翩翩的人，用他们的敬业精神成功地破坏了我的创作初衷。

我写下了很多只能“永远放在抽屉里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散文随笔，它们可以累积到几十万字。但《一块木板的存在方式》不是这样的作品。一个作家在走向成熟的途中，根本无法做到让自己后期的每一篇作品都超过早期的创作。我很羡慕那些处女作即是成名作的作家。对于那些处女作可以和代表作画等号的作家，我认为，在处女作诞生之后，他们也许更适合去做另外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李：在致力于小小说创作之前，你已经写了多年的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和评论，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又是什么原因，换句话说，小小说这种新兴的尚不成熟的文体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让你“移情别恋”？

侯：小小说并没有让我“移情别恋”。我始终觉得，小说只是一种“虚构的散文”。除了“虚构”，它和散文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福期特先生给小说下的定义：“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的故事。”这个定义中的“故事”，应该用“叙事作品”来代替，因为小说跟故事是有区别的。

李：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二三年前吧，你的小小说创作出现过“井喷”现象，一口气发表了180余篇，有不少作品获过奖，入选过多种有影响的选本。《二姑给过咱一袋面》至今读来也觉新鲜。这两年就很少看到你的新作了。偶尔见到一篇，恕我直言：多了刻意，少了真切。你对小小说的创作产生过困惑吗？

侯：（笑）我不知道自己的创作是否真的出现过“井喷”现象。旁观者的目光与我本人的目光是很难重合在一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见山见水，都各有它的道理。

你提到的《二姑给过咱一袋面》，是我比较偏爱的作品。它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但在我眼里，它的艺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我的某些获奖作品。在我的全部创作当中，它是一位清逸的隐士。它的存在，为我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信心上的支持。

在此以前，的确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很少有新作发表。这并不是由于

我陷入到某种困惑之中难以自拔，而是由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突然发生了一些让人难以预料的变化，我不得不拿出主要精力跟它们周旋。它们联起手来，几乎彻底摧毁了我平静的心态，使我无法顾及创作的行程。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近，我连续发表了几篇让自己暗自得意的作品，如：《谁能让我忘记》等等。

李：我读过你最近写的几篇小小说。《蒲公英枕头》很美。《幸福的猪肘子》、《水汪汪的猪皮冻》写了一种对现实的焦虑。按刘小枫的叙事伦理学原理分，还属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范畴内的表述，与“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还有一段距离。谢有顺在今年《花城》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当个人、虚构、私语的文学维度出现，当多声部对话局面形成，当“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建立，中国当代文学一定能突破现在这种不利局面，走向一种期待已久的辉煌。

记得你曾经在一组题为《我生命中的小小说瞬间》的创作随笔中说过：“我有绝对把握，我的每篇小小说，都可以抻成短篇，有的还可以抻成中篇。”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出色的小小说无论从容量上从气魄上均可以和优秀的短篇小说甚至中篇小说比肩？当然，这话也可能让人误读成：小小说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缩写。前不久，我就收到过山东小小说作家马新亭寄来的一篇题为《小小说是缩写的艺术》的“一家之言”。小小说发展到今天是否成为一种具有美学特征的独立文体，并有长、中短篇小说不可替代的优势还有待探索。

侯：我指的是对素材的处理。用小小说的目光去审视素材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被忽略掉了。换成中短篇小说的目光，那些东西又会很耀眼地闪现出来。从这个切入点说，我的小小说，都可以“抻成”短篇，有的还可以“抻成”中篇。反过来讲，也从素材上着眼，中短篇小说的某些局部的确可以裁剪成小小说。但不能是简单的缩写。简单的缩写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份“故事梗概”，而不是一篇身段丰满的小小说。

李：你有过“炮制长篇大作”的计划吗？

侯：昨天肯定没有。今天也没有。明天，明天会不会有呢？请原谅，我无

法预知自己以后的想法。

李：你1999年写的那篇《欧·亨利的局限》在小小说圈子内反响颇大。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翻译家王仲年先生说：欧·亨利在处理小说结尾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他的局限并不在于结尾，而在于作品价值的不平衡，有些作品格调不高，对社会与人生的分析不够深刻，并且受当时社会上庸俗趣味的影响，为悲惨的故事硬添上一个圆满的结局，从而冲淡了作品的社会意义。我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我们一些小小小说初学写作者没有认真研析欧·亨利作品的精神实质，便套用欧·亨利结尾，把它当成步入“小小小说之门”的金钥匙，这难道仅仅说成是欧·亨利的不幸？任何作家都有局限性，任何技巧运用不当都是拙劣的。但任何一门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技巧。巴金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只是一种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侯：我对王仲年先生的观点有些不同的想法。我坚信，作品价值的不平衡，并不仅仅体现在一个欧·亨利的身上。这其实是所有作家共同的尴尬。欧·亨利的结尾，在属于他的年代，也许“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但这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东西。个性是不能共享的，这在书法艺术领域算得上是一个共识。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小小小说领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不清，让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另外，把欧·亨利的结尾，当成小小小说入门的金钥匙，给我的感觉，像是以郑板桥的书法为临摹对象，想借此“捷径”混入书法家的队伍。能不能心想事成呢？问问书法艺术界的权威人士就知道了。

我有必要重申自己的观点，欧·亨利的局限是“精巧的局限”。“由于对偶然性的刻意追求，使他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失去了更为广泛的存在理由作支撑。”或者，如门肯先生所说：“在欧·亨利所写的全部人物中，没有一个是真实可信的。”

欧·亨利的不幸，绝不在于有人去刻意模仿他的结尾。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只是表明，小小小说领域现在急需一种启蒙教育。

李：门肯先生说话的语境我不知道，不敢妄论他此言是否武断。我倒认为：如果有哪位小小说作家能得到欧·亨利的真传（好些艺术门类不是更讲究师承吗？），并有所超越，成为中国的欧·亨利，这可能会是小小说读者的一大幸事（写短篇小说的刘庆邦就有中国的契诃夫之誉）。吉拉尔·热奈特说：

“人类在不断地发掘新的意义，却不能永远发明新的形式，所以有的时候，不得不赋予旧的形式以新的意义。”关于启蒙教育，不知你是不是指基础知识和接收新事物的启蒙。中国小小说发展才短短20年多一点，悲观一点讲，还没有产生能被“记忆”的作家和作品，还在探索。已有的积淀也是把别的文学式样看成是自己临摹的对象，少有“彻底的超越或尽可能多的个性（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起源）。”启蒙问题……扯远了，我还是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吧。四年前，你就说：“小小小说的兴起已经有些年头了，今日看来，仍显得粗糙，还需要很长时间来磨光。”《百花园》从今年第1期开始，每期发一篇对小小说创作中的粗鄙化现象说不的评论文章。英雄所见略同。很想听听你对小小说现状及未来的一些看法。

侯：从文学市场的层面来看，目前，小小说已经迎来了它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专门发表或转载小小小说的文学期刊在不断增加，这是一件好事。但好事当中也有不好的一面。由于办刊人的文学修养以及办刊宗旨的各不相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给小小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进而又会影响到写作者的心态。关于这些问题，我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将发表在近期的《百花园》上，有兴趣的话，你不妨一读。

关于小小小说的未来，我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有人正竭尽全力对它进行倡导和规范，还有更多的人像勤劳的园丁一样为它的成长不断地付出心血和汗水。在我眼里，你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勤劳的小小说的园丁。

李：杨晓敏先生说过一句诤言：“理智、冷静地看待中国小小说专业户的单个创作水平，尚未产生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你认为再过多久中国小小说界会产生大家？你会不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小小说作家？